

內政部註冊號有字五〇一號註冊商標

蔡東藩著

# 唐史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四冊

(20)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改版後）四版

唐史通俗演義

全書  
四册

定價大洋四元

外埠  
加郵費

有著作權

著者 蔡東藩

校勘者 通俗圖書刊行社

發行人 徐寶魯

印刷所 上海河南路三二五號 會文堂新記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 三河南路 會文堂新記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琉璃廠 會文堂新記書局  
天津 永通街 會文堂新記書局  
漢口 長沙 會文堂新記書局

## 第七十六回

諫佛骨韓愈遭貶

縛逆首劉悟倒戈

却說吳元濟見南門被燒，嚇得心膽俱裂，慌忙跪在城上，向官軍叩頭請罪。威風掃盡。李進誠令軍士布梯，呼他下來。元濟不得已下城，由進誠押見李愬。愬將元濟羈入囚車，檻送京師。一面遣使馳告裴度。裴度率軍入城守兵，俱伏地迎降，不戮一人。就是元濟所置官吏及帳下廚廩廝役，概令仍舊，使他無疑。乃屯兵鞠場，靜待裴度。是日申光二州及諸鎮兵二萬餘人，一律請降。李光顏亦馳入洹曲，所有董重質遺下部衆均歸光顏接收。裴度接愬捷報，先遣副使馬總馳入蔡州，然後建旌杖節，趨至城下。李愬具囊鞬出迎，拜謁道旁。度攬轡欲避，愬急說道：「蔡人頑，不識尊卑上下，已有好幾十年，願公本身作則，使知朝廷尊嚴，不敢玩視。」度乃直受不辭。愬引度入城，交卸蔡事，仍還至文城駐守。諸將始向愬請教道：「公前敗朗山，並未加憂戰勝吳房，仍令退兵，遇大風雪，偏欲進行，孤軍深入，毫不畏懼，後來終得成功，事後追思，還是莫明其妙，敢請指教。」愬微笑道：「朗山失利，賊恃勝而驕，不甚加防了。吳房本容易攻取，但我取吳房，賊衆必奔往蔡州，併力固守，如何可下？風雪陰霾，賊必不備，孤軍深入，人皆死戰，我豈欲諸軍畢命？但視遠不能顧近，慮大不能計細，所以終得成功。若小勝即喜，小敗即憂，自己且不能鎮定，還穩甚麼功勞呢？」前同逐層疑團，至此始一揭出。諸將乃相率敬服。愬自奉甚儉，待士獨豐，知賢不疑，見可即進，卒能蕩平淮蔡，稱爲功首。裴度在蔡州城，亦推誠待下，且用蔡卒爲親兵，或勸度不應輕信，度驢然道：「元惡旣擒，脅從罔治，蔡人莫敢狂臣，疑他甚麼？」蔡人聽了，感泣交并。先是吳氏父子苛禁甚嚴，蔡人不准偶語，夜間又不准燃燭，遇病瀕食饋遺，以軍法論度一併除去，唯盜賊圖死抵法。蔡人始知有生人樂趣。

元濟四官軍押解京師，憲宗御興安門受俘，命將元濟獻諸廟社，梟首市曹。妻沈氏沒入掖庭。二弟三男流戍

江陵，尋皆駢誅。又封尚方劍二口，賜給監軍梁守謙，令悉誅賊將。度最恨中官，從前諸鎮兵由中官統轄，牽制甚多，經度上表奏罷，使諸將專制號令，因得平賊。至是，守謙復奉詔到蔡，擬依旨駢戮賊將。度堅持不可，但誅元濟親將劉協、庶趙、王仁清等十餘人，餘悉上書申解，多慶更生。乃奏留副使馬總爲留後，自己啓節還朝。憲宗進度爲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晉國公，復知政事。李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賜爵涼國公，加韓弘兼侍中，李光顏爲重胤等悉行還鎮，賞賚有差。李祐以功授神武將軍，惟董重質雖已歸降，憲宗因他爲元濟謀主，決欲加誅。李愬已許重質不死，竭力疏救，乃貶爲春州司戶，卽命韓愈撰淮西碑文，表揚戰功。憲宗已有侈心，愈承制撰辭略云：

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及相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顏李光顏，烏重胤，李愬，武韓弘子，公武，古李道古，卽曹王舉子，時代柳公綽爲鄆岳觀察使，通，壽州刺史，李文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嘗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凌雲，蔡卒大窘。

勝之邵陵，郢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利，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領額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綰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戰，今眠而起，左冷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遷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彊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平。淮蔡

爲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四語扼要。既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原文有一序，因限於篇幅，故從略。

碑文大意，是歸功君相，少述將功。李愬以功居第一，未免不慚。愬妻係唐安公主女，唐安公主係德宗長女。出入禁中，爲訴愬文不實。憲宗將愬文磨去，更命段文昌另撰。文昌已入都爲翰林學士，隱承上意，歸美李愬，愬乃無言。有功不伐，原是難能。當裴度在淮西時，布衣柏耆入謁愬，謂：「元濟就擒，王承宗定然膽落，願得丞相書，勸令悔過投誠。」愬轉達裴度，度作書給耆，遣諭承宗。承宗頗有懼意，乃向田弘正乞憐，請送二子入質，及獻德棣二州。弘正代爲奏請，憲宗尚未肯許，繼思六道兵馬，往討成德，迄無功效，更因義武節度使渾鎬吃一敗仗，喪失無算，昭義橫海兩軍，亦多退歸，劉總又屯兵不進，應前同。眼見得不易討平，乃從弘正言，赦承宗罪。承宗送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圖印至京師，於是復承宗官爵，仍令鎮成德軍。

李師道聞淮西告平，也覺驚心。判官李公度，牙將李英雲等，勸師道遣子入侍，獻沂密海三州以自贖。師道勉強允諾，依言上表。憲宗因遣左散騎常侍李遜至鄆州宣慰，不意師道竟盛兵相見，語多倨傲。遜正辭駁詰，頗得要言。奏天子，師道含糊相答，口中雖說是遵約，實不過敷衍目前，並無誠意。遜返奏憲宗，憲宗調李光顏爲義成節度使，會同武寧節度使李愿，宣武節度使韓弘，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橫海節度使程權，同討師道。程權卽程執恭，賜名爲權，權不欲再膺節鉞，表請舉族入朝。憲宗乃命華州刺史鄭權代任。程權卸職入都，詔授檢校司空，嗣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卒得考終。憲宗自淮西平後，侈心漸起，修麟德殿，浚龍首池，築承暉殿，大興土木，制度支皇甫鏞鑿鐵使程異迎合上意，屢進羨餘。憲宗很是寵幸，竟令兩人同平章事，詔敕傳宣，中外駭愕。裴度崔羣連疏進諫，終不見從。皇甫鏞用李道古言，薦入方士柳泌，俘屠大通，謂能合長生藥。憲宗召泌入見，泌奏稱天台山多靈草，可以採服延年。憲宗卽命泌權知台州刺史，言官紛紛進諫，略言：「歷代君主，或喜用方士，從未有使他臨民。」憲宗不悅，且面

諫諫臣道：「只煩一州民力，能令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呢？」羣臣知無可挽回，樂得閉口不言，虛糜祿位。至元和十四年正月，鳳翔法門寺塔，謠傳有佛指骨留存，憲宗遣僧徒往迎佛骨，奉入禁中，供養三日，乃送入佛寺。王公大臣，瞻仰佈施，惟恐不及。韓愈已遷任刑部侍郎，獨慨切上諫道：

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始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皞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其後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年，史不言其壽，推其年數，當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武王年九十三，穆王在位百年，當其時佛法未至中國，非因事佛使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施佛，宗廟祭不用牲牢，盡日一食，止於菜果，後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寢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識見不遠，不能深究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今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加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但以豐年之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如陛下，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信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信向，百姓微賤，豈宜更惜身命？遂至灼頂燔指，十百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仿效，唯恐後時，老幼奔波，棄其生業，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燬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佛本夷狄，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使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付有司投諸水火，斷天下之疑，絕前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固出

於尋常萬萬也。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悉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憲宗覽到此奏，不禁大怒，持示宰相，欲加愈死罪。裴度崔羣並上言道：「愈語雖近狂，心實忠懇，宜寬容以開言路。」憲宗道：「愈言我奉佛太過，尙或可容，至謂東漢以後諸天子，年皆夭促，這豈非妄加謗刺麼？」愈爲人臣如此狂妄，罪實難恕。一羣與度又再三乞免，乃貶愈爲潮州刺史。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言惡溪有鱷魚，屢食畜產，大爲民害。愈卽往巡視，且命屢吏秦濟，用一羊一豚，投入谿水，自撰祭文數百言，向谿宣讀，備極感慨，限期督徙。果然夜間疾風震電，起自溪中，溪水逐漸乾涸，鱷竟西徙。潮州遂無鱷魚患。信及豚魚，奈不能感格君心，殊爲可嘆。愈又上表籲誠，憲宗頗自感悔，意欲召還。皇甫湜素忌愈，直奏言愈終疏狂，只可酌量內移，因命愈改刺袁州。袁人多質押男女，過期不贖，便沒爲奴僕。愈令計備贖身，得歸還七百餘人，且與立禁約，此後不准鬻良爲賤。袁人歌頌不絕。不沒政績。後文再表。

且說李師道本欲歸命，遣子入質，因爲妻魏氏所阻。遂有悔意。魏氏更連接婢妾蒲氏袁氏，家奴胡惟堪楊自溫，及孔目官王再升，進語師道，略謂：「先司徒撫有十二州，如何無端割獻？現計境內兵士約數十萬，不賦三州，不過以兵相加，若力戰不勝，獻地未遲。」力戰不勝，恐要汝等首級，豈獻地所能爲麼？師道遂決計抗命。至朝旨已調兵進討，他尙推在軍士身上，謂衆情不願納質割地，臣亦不便專主等語。憲宗越覺氣忿，下詔宣布師道罪狀。又以李愿多病，鄭權新任，未便戰陣，特調李愬爲武寧節度使。愿係愬兄，召入爲刑部尙書，再徙烏重胤爲橫海節度使，令鄭權移鎮鄆寧。愬既代兄任，與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進逼平盧，累戰皆捷，獲得平盧兵馬使李澄等四十七人，悉送入都。憲宗概令免誅，各發遣行營效力贖罪。且遙命行營諸將道：「所遣諸徒，如家有父母，意欲歸省，僅可給貲遣回，朕惟誅師道，餘皆不問。」此詔一下，平盧士卒相繼來降。

師道素信判官李文會及孔目官林英，所有舊吏高沐郭順李存等，俱爲文會等所請，沐被殺，順存被囚。又有

幕僚賈直言，冒及諫師道二次，與柳諫師道一次，并繪檻車囚繫妻孥圖上獻，也被師道囚住，連前時勸他歸命的李公度，併羈入獄中。牙將李英，且遭勒斃。及官軍四臨平盧，兵勢日蹙，將士譁然。師道不得已，釋放囚犯，令還幕府。出李文會攝登州刺史，但勢已無及，屢戰屢敗。李愬進拔金鄉，韓弘進克考城，楚州刺史李聽，又由淮南節度使李夷簡差遣，趨海州下沐陽駒山，進戍東海。田弘正進戰東阿陽穀，連破戍卒，李光顏攻濮陽，進收斗門杜莊二屯，彷彿四面楚歌，同時趨集，嚇得師道脚忙手亂，憂悸成疾。至李愬破魚臺，入承縣，鄆州益危。師道募民夫修治城塹，整繕守備，男子不足，役及婦人，鄆城恟恟，怨言益起。都知兵馬使劉悟，曾由師道遣守陽穀，拒田弘正。悟務爲寬惠，頗得士心，軍中號爲劉父，但與魏博軍接仗，往往敗績。有人入白師道，謂：「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後必爲患，亟應除去。」師道乃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副使張邕，令乘便殺悟，還與悟善，懷帖相示。悟即使人潛執二使，立刻殺死。召諸將與語，道：「悟與公等不顧死亡，出抗官軍，自思原不負司空，今司空過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恐亦不免了。今官軍奉天子命，只誅司空一人，我輩何爲隨他族滅？不若卷旂束甲，同還鄆城，奉行朝命，剷除逆首，非但可免危亡，富貴且可立致呢。」兵馬副使趙垂棘，當先立着半响纔答道：「事果濟否？」悟應聲叱道：「汝與司空合謀爲逆麼？」便即拔出佩刀，將趙刺斃，且復宣言道：「今當赴鄆，達令立斬。」將士尚未敢遽應，又被悟殺死三十餘人。餘衆股栗，乃皆戰聲道：「惟都頭命！」軍中稱都頭爲都頭。悟又下令道：「入鄆城後，每人賞錢百緡，惟不得擅取軍帑逆黨與仇家，任令掠取。」一軍皆允諾，遂令士卒飽食執兵，夜半即行。人銜枚，馬縛口，悄悄的進薄鄆城。及至城下，天尚未明，先遣十人叩門，但說劉都頭接奉密帖，連夜馳歸，門吏尙未知有變，開城出見，請俟入報師道。然後迎入，十人拔刀相向，門吏竄去。悟引軍趨至，直入外城，內城守卒亦開門納悟，只有牙城還是鍵閉，不肯遽啓。悟督軍縱火，劈開城門，牙兵不滿五百，起初尙發矢相拒，嗣見悟軍如潮湧至，料知不支，俱執弓投地，一闕而散。悟勒兵升廳，使捕案師道，師道方纔起牀，驚悉巨變，忙入白師古妻裴氏道：「嫂！劉悟已反，奈何奈何？」

何不求救牀頭

人乃與機言何益？

裴氏是個女流，有甚麼方法，但以淚珠兒相報。師道越加惶急，即退出嫂室，聞外面已淘淘搜捕，急覓得二子弘方，走匿廁所。不意廁旁有隙，竟被悟兵瞧着，大踏步走了進來，七手八腳，把師道父子扒去，牽至廳前。悟不欲見師道，但使人傳語道：「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但司空尚有何顏，往見天子？」師道尚流涕乞憐。弘方二子，却慨然道：「事已至此，速死爲幸！」

雖是與父同盡，却還有些氣節。

當下由悟傳令，推出師道父子，至牙門外隙地，一

併斬首。悟再命兩都虞候巡行城市，禁止擄掠，自卯至午，全城安定。又經悟大集兵民，親自慰諭，但將逆黨二十餘人，按罪伏誅，餘皆令照舊辦事。文武將吏，且懼且喜，聯翩入賀。悟見李公度、賈直言兩人，下座與語，握手唏噓，遂引入幕府，令爲參佐。一面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魏博軍田弘正營。一面搜得師道妻魏氏及奴妾蒲氏、袁氏等，一審訊。魏氏本有三分姿首，更兼伶牙俐齒，宛轉動人，就是蒲袁二氏，也是鄆城尤物，已經牽到案前，卻伏乞哀。個個是顰眉淚眼，楚楚可憐，那倒戈違志的劉悟，本也是個屠狗英雄，偏遇了這幾個長舌婦人，不由的易威爲愛，化剛成柔。小子有詩嘆道：

到底蛾眉善蠱人，

未經洞口已迷津。

任他鐵石心腸似，

不及紅顏一笑顰。

欲知劉悟如何處置，且至下回分解。

韓退之一生學術，以諫佛骨一疏爲最著名之條件，其次莫如淮西碑文。淮西碑歸美若相，並非虛謬，乃以婦人一訴，遂令劉憲宗已不能無失。佛骨何物，不必論其真僞，試問其有何用處？乃欲虔誠奉迎乎？疏中結末一段，最爲剴切，而憲宗不悟，反欲置諸死地，是何昧昧！一至於此，其能平淮西，實屬一時之倖事。憲宗固非真中興主也，吳元濟本非梟雄，李師道尤爲懦怯，良言不用，反受教於妻妾威獲謀及婦人，宜其死也，何足怪乎？劉悟一入而全州瓦解，父子授首，左右之亡，及嚴於朝廷之斧鉞，徒致身亡家沒，貽穢千秋。師道之愚固較元濟爲尤甚，雖然憲宗亦志滿意驕，因是速死矣。

# 第七十七回

## 平叛逆因驕致禍

## 好盤遊拒諫飾非

却說劉悟見魏氏等楚楚可憐，不忍加誅，仍令返入內室，復遣妻李氏入慰，原來悟是前平盧節度使劉正臣孫，正臣爲國殉難，叔父全諒，節度官武置悟爲牙將，悟得罪他，上帳轉奔徙，仍入平盧。李師古見悟狀貌，嘗語左右道：「此人必貴，但恐敗壞吾家。」既有此識，何故重用？乃令統領後軍，并妻以從妹，欲令他誠心歸附，誰知他倒戈入

鄆，果如師古所料。悟遣妻撫慰魏氏，姑嫂間自然歡洽。至夜間，悟人休息，魏氏復來道謝，悟很是憐愛，竟與魏氏小宴敘情，還有蒲袁二氏一同旁侍。蒲氏向稱蒲大姊，袁氏向號袁七娘，兩人本爲李家婢，師道見他姿色可人，遂與有私，列爲小星，至是入侍。劉悟做了魏氏的紅娘，從旁兜攪，竟勸魏氏伴悟同榻。魏氏也沒有甚麼廉恥，樂得擇箇近舵，與悟成了好事。蒲大姊袁七娘也沾染餘潤，挨次輪流，女三成聚，悟樂可知。不怕李氏吃醋麼？且因朝廷初下詔令，曾有賞格，謂能殺師道，率衆來降，即昇師道官爵，悟以爲坐得十二州，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且面語僚屬道：「軍府政事一切仍舊，我但與諸君抱子弄孫，尚復何憂？」想是得了三美，遂想多育子孫。

過了三日，魏博行營遣使修好，悟接待來使，開庭設宴，席間命壯士手搏，娛聘心日。悟本多力，也搖肩攘臂，離座助勢，且顧語來使，自夸勇武。來使面諛數語，引得悟心花怒開，連盡數大觥。宴畢，來使辭行，乃厚贐遣歸。看官道：魏博使人，果當真修好麼？他是受了田弘正密命，來覬劉悟舉動。弘正自得師道父子首級，即露布告捷，因恐師道首級非真，特召夏侯澄辨認。澄係師道麾下，受擒後歸弘正差遣，至是見師道首，長號聲絕，良久方蘇，復抱首砥面，慟哭不置。弘正也爲改容，曰爲義士，但已見得逆首非虛，立遣人傳送京師。憲宗大喜，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分十二州爲三道，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李正己據有淄青，歷李納及師

古師道，凡四世，共計五十四年，名爲唐屬，實是獨霸一方，自除官吏，不供貢賦。卽如淮西成德各軍，亦皆與平盧相似，經憲宗依次略定，河南北三十餘州，乃盡遶唐廷約束，不再跋扈了。這是憲宗得人之效。

憲宗懲前毖後，欲徒劉悟至他鎮，因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乃密詔田弘正偵察。弘正遂陽稱修好，陰使覲伺，及得使人還報，不禁冷笑道：「匹夫小勇，有何能爲？若聞改徙，必行無疑。」一語道破。當卽密報憲宗。憲宗遂徙悟爲義成節度使，且令弘正帶兵入鄆，迫令交代。劉悟正耽情酒色，樂以忘憂，忽接到移鎮詔敕，頓吃了一大驚，又聞田弘正引兵到來，更急得形神沮喪，手脚慌忙，夜間草草整裝，也不及與魏氏等歡敘，俟到天明，已有人入報道：「魏博軍無數到來，距此只數里了。」一悟倉皇出迎，李公度賈直言郭昉李存等隨着，雖城二里，卽與田弘正遇着，客亭相見，寒暄數語，弘正便欲入城。悟尙擬同入，想爲了三婦。弘正道：「天子命不可違，鄆城事由弘正料理，倘如公以下，尙有眷屬等人，未曾挈領，自當護送前來，請勿多慮。」一悟懷恨自去。惟郭昉李存謀除李文會，先已遣使至登州，詐傳悟命召他入鄆，途次將他刺死，及攜首回來，昉存等已隨往滑州，無從覆命，只好報知田弘正。弘正以文會助逆，理當處死，不必再議。此外悉除苛禁，聽民安居，所有赴滑諸將吏家屬，統遣吏護送入境。惟師道家屬，照例應當連坐，特表請詔赦施行，旋得詔旨下來，師道妻魏氏以下，應沒入掖庭。師古子明安，令爲郎州司戶參軍，明安母裴氏得隨子赴任，其餘宗屬，流徙遠方。看官道憲宗此詔，何故重罪輕罰？這也是劉悟有情，魏氏特地上表陳請，詐稱魏氏是魏徵後裔，應該援議賢議功兩例，免他死罪，明安母子與師道本不同謀，理難連坐等語。悟爲明安母子營救，當是實情，所以憲宗從輕處置。弘正依詔辦理，復查得師道簿書，有賞王士元等十六人，係爲刺殺武元衡案件，遂按名索捕，盡行搜獲，解送京師，訊實正法。其實王士元等，尙非真正兇手，他是冒功受賞，被捕後亦知難免，索性供認了案。憲宗崔元略，頗探知隱情，憲宗以爲罪惡從同，也無暇辨正了。

弘正得加授檢校司徒，兼同平章事，仍令還鎮，調義成節度使薛平，爲平盧節度使，兼淄青齊登萊等州觀

察使任淄青行營供軍使王遂，爲沂海兗密等州觀察使，徙淮西留後馬總，爲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分鎮而治。總道是力弱易制，永遠相安。那知王遂殘酷不仁，激成怨讎，不到半年，便被役卒王弁等拘住，責他盛暑興工，用刑刻暴等罪，亂刀砍死，弁自稱留後。嗣經棣州刺史曹華受命赴沂，拘送王弁，腰斬東市，餘黨盡殲。華繼任沂海兗密觀察使，禍亂纔算救平。宰相裴度，曾爲憲宗討平元，濟至師道授首，亦由度在朝密議，始得成功。度又極言中官專恣，禍甚藩鎮，并與皇甫鏐程異不協。鏐異遂潛引中人，百端構度，度竟被出爲河東節度使，不過同平章事職銜，尙未撤銷。旣而程異病死，鏐薦河陽節度使令狐楚入相，楚與鏐爲同年進士，所以引入河東節度使張弘靖，卸職還朝，適宣武節度使韓弘入朝，請留京師，乃命弘靖往代，進韓弘爲司徒兼中書令。魏博節度使田弘正，也入都朝覲，情願留京，三表不許，命他兼職侍中，優詔遣歸。弘正雖奉命還鎮，但兄弟子姪，多留官京中，憲宗皆擢居顯列，朱紫滿朝，人以爲榮。

惟憲宗以兩河平定，羣藩帖服，愈覺得太平無忌，功德巍巍。皇甫鏐等獻媚諛諛，奉憲宗尊號，稱爲元和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一班度支鹽鐵等使，隨時進奉，多多益善。從前藩鎮未平時，進奉的名目，叫作助軍，及藩鎮已平，易助軍爲助賞，至進上尊號，又改稱爲賀禮，就是左右軍中尉，亦各獻錢萬緡。無非導君以侈。看官試想，天下有幾個毀家紓難的大忠臣，所有進奉諸官吏，那個不是剝削百姓，吸了民間的膏血，移作媚上的資本。庫部員外郎李渤，出使陳許，還言：「渭南諸縣，民多流亡，弊由計臣聚斂，剝下媚上，以致如此。」皇甫鏐等恨他多言，伺隙圖渤，却見機謝病，辭職告歸，他本號爲少室山人，前因朝廷迭召，無奈就徵，此次見忌當道，他當然不應戀棧，一官敝屣，還我本來，纔不愧爲高士呢。蘭表清操。

台州刺史柳泌，奉旨蒞任，日驅吏民採藥，歲餘不得一仙草，自恐得罪，逃匿山中。浙東觀察使捕泌送京，皇甫鏐李道古等代爲庇護，泌竟免罪，反得待詔翰林。又令他合藥進供，憲宗取服以後，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上言：

「藥止療疾，不應常服。況金石酷熱有毒，益以火氣，更非臟腑所能勝受。古語有云：『君飲藥，臣先嘗。』請令滋先餌一年，試驗利害，然後再服不遲。」憲宗不但從，反貶麟爲江陵令。

同平章事崔羣爲皇甫鏞所排擠，出爲湖南觀察使。知制誥武儒衡，係故相元衡從弟，抗直敢言，又爲令狐楚所嫉忌，特想出一法，薦用狄兼謨爲左拾遺，兼謨爲狄仁傑族曾孫，嘗登進士第，辟襄陽府使，剛正有祖風，舉爲言官，本是材足稱職，但觀令狐楚薦牘，內言：「天后竊位，諸武專橫，賴狄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兼謨爲功臣後裔，更且才行優長，亟宜錄用。」云云。看他文字，似與武儒衡沒甚關係，其實指斥武氏，便是影射儒衡。儒衡知他言外有意，忙泣訴憲宗，道：「臣祖平一當天后朝，遯迹嵩山，並未在位，憲宗不待說完，便點首道：『朕知道了。』」武平一不見前文，便是高緯之故。儒衡乃退。未幾，遷中書舍人，左軍中尉。

吐突承璀自淮南還都後，仍然得寵，轉援引黨類甚繁。後來黨派分裂，內侍王守澄、陳弘志等，與承璀勢力相當，互爲傾軋，蕭牆裏面，早已隱伏戈矛。憲宗誤服金石，致多暴躁，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致死，因此人人自危，時虞不測。承璀嘗與憲宗次子澧王、恆友善，從前太子寧病歿時，勸憲宗立恆爲儲，憲宗因恆母微賤，特立遂王、恆爲太子，至是憲宗有疾，承璀復謀立恆，太子恆得知消息，密遣人問諸司農卿郭釗，釗係太子母舅，囑使傳語道：「殿下但應孝謹，靜俟天命，幸勿他謀。」郭氏子弟始終盡禮，太子纔耐心靜待。到了元和十五年元日，憲宗因寢疾罷朝，羣臣惶恐，會義成節度使劉悟來朝，賜麟德殿，及悟趨出，語羣臣道：「主體平安，保毋他慮。」羣臣聽了，悟言總道是易危爲安，放心歸第，不料過了一宵，宮中竟傳出駭聞，說是聖駕賓天，宰相以下，倉猝入臨，趨至中和殿，就是御寢所在，但見殿門外面，已由中尉梁守謙帶兵環衛，裏面寢室，爲王守澄、陳弘志及諸宦官馬進潭、劉承韋、元素等把守，不准羣臣趨進龍床。陳弘志且揚言道：「皇上誤服金丹，毒發暴崩，真是出人意料，幸留有遺詔，命太子嗣位，授司空兼中書令韓弘攝行冢宰，太子現在寢室，應即日正位，然後治喪便了。」別人不信，獨讓陳弘志出頭，明明是賊膽心虛。

自欲洗清逆案。皇甫鎛令狐楚等，本來是沒甚氣節，且見寢殿內外，已被一班閹豎佔了先着，盤踞牢固，料知不便抗爭，只好唯唯從命。陳弘志手段甚辣，密遣心腹伺諸道旁，俟吐突承璀及澧王恽奔喪，竟出其不意，將他殺死，外人亦不知爲誰氏所遣。宮廷中且未悉兩人死耗，專辦太子即位禮儀，及料理喪具等事。太子恆即位，太極殿東序，是謂穆宗，賜左右神策軍錢，每人五十緡。

皇甫鎛已畢朝賀，退回私第，翌晨復擬入朝，忽由中使頒到詔敕，數責罪狀，謫竄崖州，令爲司戶參軍。鎛不覺淚下，待中使出去，與家人敘別，免不得相對悽惶，繼且自嘆道：「王守澄、陳弘志等謀逆，我身爲宰相，不能討叛，罪固當死。若說我薦引方士，藥死皇上，這却未免冤枉哩！」自知頗明，然已遲了。乃由都南行，後來竟死崖州，中外稱賀。

左金吾將軍李道古，亦坐貶循州司馬，杖死方士柳泌，及浮屠大通。中尉梁守誨以下，都進官有差。賦君逆黨，反得嚴賞，唐事可知。

進任御史中丞蕭俛，及翰林學士段文昌同平章事，尊生母郭貴妃爲皇太后，追贈太后父暖爲太尉，母爲齊國大長公主，兄劍晉授刑部尚書，縱爲金吾大將軍。太后移居興慶宮，朔望三朝，穆宗每率百官詣宮門上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暨內外命婦，聯轡入宮，車騎雜沓，環珮鏗鏘，豪華烜赫，備極一時。迭歷七十四回。

穆宗務爲奢侈，尤好嬉游，即位未幾，御丹鳳門，宣詔大赦，召入教坊倡優，令演雜戲，縱觀恣樂。越數日，又至左神策軍，觀角觝戲，即手搏戲。監察御史楊虞卿等上疏諫阻，穆宗陽爲優答，仍然未改。柳公綽弟公權書法遒勁，得邀主賞，召入爲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嘗問道：「卿書何這般佳妙？」公權答道：「用筆在心，心正筆自正。」穆宗亦

辣然動容，知他借筆作諫，但江山可改，本性難移，更兼左右宵小，逢君爲惡，日加從惠，單靠着兩三貞臣，幾句正話，那能挽回主聽，驟改前非？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江陵士曹元稹，具有文才，善作歌曲，嘗與監軍崔潭峻交遊。潭峻錄穆宗舊作，歸白宮中，宮人多喜歌誦，宛轉悠揚，曲盡妙趣。穆宗問爲何人所製，當由潭峻報明姓氏，并盛稱元稹才可用，遂召他入都，命爲知制誥。中書舍人武儒衡，瞧他不起，會當溽暑，與同僚食瓜閣下，元稹亦在座，儒衡見瓜上有蠅，用扇

揮去，且語道：「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大半失色，儒衡意氣自如，積懷慚而退。穉字微之，憲宗時曾爲左拾遺，奏議頗多，尋爲監察御史，輒出外按獄。少年喜事，日遭詬病，遂被當道參劾，貶爲江陵士曹參軍。武儒衡因他交通中官，復得干進，所以格外奚落。若論他文才詩思，與白居易實相伯仲，所傳歌詞，天下稱頌，時號爲元和體，往往播諸樂府，宮中呼爲元才子。不過出處未愼，身名兩敗，可見才德兩字，是缺一不可呢。爲有才者作一棒喝。

是年六月，葬憲宗於景陵。憲宗在位十四年，享年四十二歲。史稱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好算一中興主，可惜晚節不終，致爲宦官王守澄、陳弘志等所弑，這正是一代公評。惟穆宗既葬憲宗，益事游畋，趁着秋涼天氣，帶了後宮佳麗，遊魚藻宮，浚池競渡，賜與無節。且欲開重陽大宴，拾遺李珣與同僚上疏道：「元朔未改，山陵尙新，雖陛下俯從人欲，以月易年，究竟三年心喪，禮不可紊，合譏內廷，究應從緩爲宜。」穆宗不聽。到了九月九日，宴集百官，格外豐腆，足足暢飲了一天。既而羣臣入閣，諫議大夫鄭覃、崔郾等五人進言，略謂：「陛下宴樂過多，游幸無度，日夕與近習倡優，互相狎暱，究非正理，就是一切賞賜，亦當從節。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然內藏有餘，總望陛下愛惜，留備急需。」穆宗自踐位後，久不聞閣中論事，此次忽聞閣議，便問宰相道：「此輩何人？」宰相等答是諫官。穆宗乃令宰相傳語道：「當如卿言。」宰相傳諭畢，相率稱賀。那知穆宗口是心非，不過表面敷衍，何曾肯實心改過？嘗語給事中丁公著道：「聞外間人多宴樂，想是民和年豐，所以得此佳象，良慰朕懷。」公著道：「這非佳象，恐漸勞弊。」穆宗驚問何因？公著道：「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爲游宴，沈酣晝夜，蹂躪子女，照此過去，百職皆廢，陛下能無憂勞麼？」願少加禁止，庶足爲朝廷致福。」穆宗似信非信，遷延了事。

未幾，已是仲冬，又擬出幸華清宮。此時韓弘已罷，令狐楚亦因培克免相，累貶至衡州刺史。另用御史中丞崔植同平章事。植與蕭俛、段文昌率兩省供奉官詣延英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御駕出巡，臣等應設扈從，乞賜面對。穆宗並不御殿，也無覆音。諫官等又俯伏門下，自午至暮，仍然沒有音響，不得已陸續散歸。約俟翌晨再諫。不料次日

進謁，探得宮中消息，車駕已從複道出城，往華清宮，只公主駙馬及中尉神策六軍使，率禁兵千餘人，扈從而去，羣臣統皆歎息。好容易待到日暮，方聞車駕已經還宮，大衆纔安心退回。小子有詩歎道：

爲臣不易爲君難，勤政從虞國未安。寧有廟堂新嗣統，遨遊終日樂盤桓。

內政叢脞，外事亦不免相困，欲悉詳情，請看下回續敘。

古人有言：「外事必有內憂。」夫外既寧矣，內憂胡自而至？蓋自來好大喜功之宅，當其從事外攘，非不剛且果也，一經得志，驕侈必萌，背臣媚子，畢集宮廷，近則不遜，遠之則怨，未有不釀成禍亂者。如憲宗之信方士，任宦官，好進奉，都自削平外患而來，卒之身陷大禍，死於非命，史官猶第書暴崩，不明言遭戕，本編依史演述，雖未直書弑逆，而首惡有歸，情事已躍然紙上，豈必待顯揭乎哉？況穆宗爲宦官所立，已爲晚唐開一大弊，即位後又不討賊，專事嬉遊，甚且舉亂臣賊子而封賞之，然則弑父與君，穆宗應爲首逆，許世子不嘗樂，春秋猶書弑君，況如穆宗之狎暱亂賊乎？故王守澄陳弘志之弑君，可書而不書，穆宗之無父無君，雖不書與直書等。皮裏陽秋，明眼人自能瞭破，此卽所謂微而顯也。

## 第七十八回 河朔再亂節使遭戕 深州撤圍侍郎申命

却說成德節度使王承宗，自遣質獻地後，還算安分守己，至元和十五年十月病歿，子知感知信，尙留質京師，祕不發喪。軍中推立承宗弟承元，承元年方二十，語軍士道：「諸公未忘先德，不因承元年少，欲令暫攝軍務，承元願盡節天子，勉成忠烈王遺志，諸公肯相從否？」忠烈王卽王武俊後。大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旁廳，不稱留後，密表請朝廷除帥。朝廷始知承宗已歿，特調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徙承元爲義成節度使，且遣諫議大夫鄭元宣慰成德軍，賁錢百萬緡，分賞將士。將士聞承元移鎮義成，俱涕泣挽留。承元亦涕泣與語道：「諸公厚愛，不欲承

元他去，盛情可感，但使承元違詔，適增承元罪戾。從前李師道未敗時，朝廷嘗下詔赦罪，召他入朝，師道欲行，諸將攀轅固留，後來殺死師道，就是這等將士，願諸公勿使承元爲師道，便是承元的幸事了。一言畢，且徧拜將士，將士統已無言，獨大將李寂等十餘人，尚然強諫，不肯令往。承元忍不住變色道：「承元不敢違詔，你却敢抗命麼？」呼左右縛住李寂等，推出斬首。右驍有識，不意於少年得之。軍心乃定。承元遂移赴滑州去了。成德自李寶臣始，至王承元終，共易二姓，傳五世，凡五十九年。

越年改元長慶，盧龍節度使劉總奏請棄官爲僧，乞另簡大員繼任。看官閱過上文，應知劉總弑父殺兄，竊據節鉞，爲何此次不願做官，反願爲僧呢？原來總雖得位，心中未免危懼，當夜深人靜時，屢見父兄在旁，怒目相視，他不得已延僧懺醮，朝誦經，夕禮佛，幾乎無日空閑，偏是佛法無靈，冤魂屢擾，甚至青天白日，也覺父兄隨着，因此越加驚惶。天下事最怕心虛，心越虛，膽越小，自悔前事做錯，將來難免受禍，不如趁早出山，省得吃苦。又見河南北皆已歸他，遂決計棄官爲僧，奏分所屬爲三道，幽涿營爲一道，平薊嬭檀爲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玫爲觀察使，并又擇麾下宿將，如朱克融，即朱滔孫。等送京師，乞量才內用，爲燕人勸，并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待命。好幾日不見詔下，他將印節交代留後張圜，靜悄悄的遁去。到也清脫。

穆宗接劉總表文，尚不在意，專務酣宴治遊。過了數日，方令宰臣等會議，時蕭俛段文昌相繼罷職，改用戶部侍郎杜元穎同平章事。元穎爲杜如晦五世孫，與崔植先後入相，植尚有操守，未達世務，元穎實庸碌無能，較植尤爲暗昧。兩人擬定辦法，乃是許總爲僧，惟分道一說，不盡相從，但調河東節度使張弘靖繼任，就原鎮內止割瀛莫二州，歸盧士玫管領。士玫會權知京兆尹，爲總妻族親戚，總特別舉薦，却有些假公濟私的意思。兩相不便却情，曲從所請，所有兵馬使朱克融等，留京待選。穆宗當然准奏，只待遇劉總，恰有兩條敕旨，一是准他爲僧，賜給僧服，一是晉任侍中，移鎮天平軍。即前同鄆曹濮三州，賜號天平軍。兩事令他自擇，即遣中使賁詔赴鎮。那知到了幽州，劉總早已